



东方少 著

新留守女士

愿女主人公大脑网络中的各种链接能有助于读者对今日世界的了解

 文匯出版社





东方少 著

新留守女士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留守女士/东方少著.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13.6

ISBN 978-7-5496-0872-0

I. ①新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0081号

新留守女士

著 者 东方少

责任编辑 朱耀华

特约编辑 甫跃辉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政编码200041)
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江苏省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140千

印 张 8

ISBN 978-7-5496-0872-0

定价/28.00元

自序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上海看过话剧《留守女士》：丈夫远渡重洋寻求发展，妻子被迫在国内留守，引出一连串离散的情感波折。因为紧扣时代脉搏，通过出国潮中的“留守者”现象来反映生活内核，该剧在当时引起热议。不料二十年后，留守北美也成为一种现象，我不时会听到一些华裔女性未随丈夫回归中国的事，有个传说印象尤为深刻：某海归男在中国找到了理想的职位，其妻子带着孩子暂时留守北美。不久，妻子被查出乳癌，丈夫主张保乳，妻子则坚持切乳。妻子切乳后默默渡过难关，后来双方协议离婚。

曾亲历留学生苦读、求职、立业、成家的我，不由去探索某些留守北美的华裔女性的情感世界，最后完成了这部小说《新留守女士》。脑的网络里有主管记忆、学习能力及情绪的生理变化等重要活动的承担者，脑的成长、衰退与网络的链接性、可塑性密切相关。我对小说情节的设计，围绕女主人公大脑里各种神经网络互动而展开，小涵在灾难性事件前的情感反应显示其思考过程的特异性，也间接显示其大脑的可塑性。

出身科学世家的小涵有一种特殊的单纯，带点清高。她婚后对过度注重事业而冷落自己的丈夫持被动接受的态度，满足于过

一种简单生活，对文学的追求是她生命里唯一亮点。虽然她习惯了被丈夫冷落，却又心有不甘地找回与少年时代的恋人和平的友谊。和平自己也很落魄，惨淡经营着与白人妻子的婚姻。和平与小涵在手机上的通话有一种模糊的痛，其背面是已逝的时光和错失的爱情。高中毕业后，和平考上了北大。在小涵外公的策划下，他的得意门生——来自农村的七月，走进小涵的生活，开了婚姻之花。

小涵的工作是以老鼠做科学实验，希望能发现导致精神病的主要基因。上司对老鼠的残酷态度，令她厌恶这份工作。此时小涵被查出乳癌，一度陷入思维紊乱状态，而来往于中国与美国的七月在大陆的事业十分顺利，生活也似乎缤纷多彩。他建议小涵做保乳治疗，小涵参考了很多医学文献，决定做切除手术。这是她对七月的主宰作出反抗的一个信号。

小涵因自己第一篇英语小说被录用，消极的情绪有所好转。她终于有勇气去按摩院做保养，但男按摩师识别出她左乳是义乳，并想抚慰她下体，她夺路而逃。其间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得到了并现。

小涵回国过了一段日子，觉得自己原本熟悉的上海变得太复杂，是能量的动物们施展才华的天地，而她更适合过一种在孤独中静心思考的生活。

七月的“哥们”程志峰到了北美，小涵好心接待了他，竟在车里遭到他的性侵。事后小涵出现了行为退缩，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她看不清自己的情感有关，但她最终在灾难后成长起来，并选择了宽恕所有的人。

小涵大脑经历了中西文化双重刺激，更具有可塑性。不俗的人生经历构成了小涵的独特形象。与九十年代初国内留守女士相比，她超越了单纯的容忍或妥协，留守由被动转为主动。这种转变是整个小说的驱动力。

愿小涵大脑网络中的各种链接能有助于读者对今日世界的了解。

2013年4月24日

目 录

新留守女士	001
过把瘾	191

新留守女士



一、记忆中的上海要柔美些

吃晚饭的时候，老公说他要正式回国发展了。这消息太不是个意外了。看到他眼睛里的得意，心里感到一阵绵痛。用手去摸这块痛，无意中触到心，搅乱了心弦。

外公是七月在国内的博士生导师。七月决定不去外公的研究院，而是去北京的一个二流学校当院长。我知道他一直都想拿最好的职位。他说的话我都能背了：要攀上一线科学家的层次，就要烧大钱。他说做抗老年痴呆症药物他已经很有经验了，最后要得到厂商的支持才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。他吃了口花生咸鱼，说：“我是个耐心的猎人，要等想象中猎物的出现时才举枪射击。今年，这猎物的形状和尺寸总算看清了。”

外公在国内算个名人。他早就想退了，但不太愿意把院长的位置放给外人。可七月就是不想回母校。他说：“小涵，我在那儿有冤家对头你不是不知道。除非校方搞大换血，那些冤家们不会让我把一个研究院搞成我想要的样子。”我当然懂他的意思，却忍不住替外公感到悲哀。我心里存了很久的话终于窜了出来：“你真是被妈说中了。以前外公对你那么好。现在他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连考虑都不考虑。你不是一直都说外公是你的恩人吗？”

七月说：“小涵，这话可不像你说的。人和人之间不是个简单的恩恩相报的过程。北京那学校可是要啥给啥。除了给一大笔启动经费，还承诺让我挑一批优秀生来帮忙，上海这帮人有这气派？再说，老人总要被新人取代，新陈代谢嘛。”我正喝着冰水，听了他的辩护，不小心把一个冰块吞到肠子里了。

他那种吸引人的激情此刻又闪烁出来。他说：“跟你说件大事，我在美国做出来的成果，国内的一个大款很有兴趣。他说只要我能把配方拿回去，让药管局一批，一投产，他会给我公司一半的股份。”他停了一下说：“我苦熬这么多年，也就挣个二十万。刨去税后才剩下十三四万。这种水准在大陆根本不算啥。我以前的那些哥们都家产上亿了。今天的成功标志就是致富，光会搞科研不行。你现在明白了？你外公那儿我绝对会给个交代的。”

原来七月做上了发财梦。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我的心软了下来。

七月走近我，温柔地说：“小涵，咱俩能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你特能理解别人，和别的名人后完全不一样。这些年为我吃了不少苦，还放弃了念博士。这些我领情。我考虑好了。如果你一个人带楠楠太累，可以请保姆。等我把国内的事情搞定了，你回去享福，不要上班了。常去逛逛街，买点时髦的衣服，适应那里的潮流。再过几年，楠楠也该回去接接中国的地气了。”

逛街？我不是个爱逛街的女人，倒很喜欢逛书店。小时候，爸爸给我不少的零用钱。离我们家不远的有一个书店总让我流连忘返。当我从那里买了一本书，看完后，可以把书再卖给书店，能拿回百分之九十的钱来。这样，我又可以买一本小说。小学里的我满

脑子是小说。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，我常常答非所问。

七月追我的时候，他找到了我同寝室的一个女同学，搞到一张“知涵必读”的书单。我们聊起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他还能评论几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当年看的是小人书版的《红楼梦》。不过，七月对那些红色经典书籍还知道一些。他是第一个和我谈起小说《红旗谱》的人。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旧书，一口气读了下来，竟然一下子把江涛的形象和七月联系起来。江涛是个农民的孩子，爱读书，身上有着一种激情。七月也是个农民的孩子，是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闯荡出来的。和当时身边的那些男生比，七月有着北方人的豪气，而且很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不过，后来才知道他并不知道也并不在乎我想要什么。

七月曾经在我心头种下一棵树，那棵树也长过，还没长大却已经老了，树上的枝叶开始荒凉。我不想说出伤感情的话，只想快点躲到楼上。我说：“不用多说了。这事你也没瞒着。你担心什么？反正你不在时都是我带楠楠，不会有问题的。”他笑了笑，转身去找他的“烟台古酿”，戏称“烟台姑娘”，说是他未来的搭档，国内一个药物公司的老总给的，口感特别好。

能够静静想事情的总是在晚上九点左右，当楠楠忙着独自玩她的电脑游戏，当我用小拖把把厨房的地板上的油垢洗净，当七月开始办公，楼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开始不停地响。我一边躺在床上翻着小说，一边想，刚才我对七月说的话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七月就是七月。他想干什么，你能拦住吗？

早就知道这件事要寻来的，我一直都在躲着它。我躲的是上海吗？上海，很熟悉，又很陌生。记忆中的上海，是宽宽的柏油

马路，空气里飘着的大饼、油条和粢饭团的香味，自行车的铃声，小虎队的歌声，街头的书报摊，还有我曾经很迷恋的黄昏时外滩的钟声。虽然很多的时候都在做复习考试题中度过，那种可以在嘴里将一个话梅含个半天，让话梅里的奶味完全渗到舌头深处的日子依旧值得怀恋。

五年前，我回过一次上海。第一个感觉是，她像个整过容的美女。我原先记得的上海要更柔美些。那时楠楠两岁半了，不像出生时那么爱哭。七月刚好去上海出差，我们带了她一起去。她在飞机上哭了好几次，哭到脸色发紫。我注意到周围乘客脸上露出不耐烦的，甚至愤怒的表情。七月道：“这孩子有个性，懂得释放情绪。那是健康的表现。别理会那些没素质的人。”

那时七月飞鱼般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穿梭，进行着他的科学乒乓外交。我住在爸爸和妈妈的自己买下的新家。爸爸还是不爱说话，好像妈把他一辈子想说的话都说完了。他一看见楠楠就笑得合不拢嘴，捏着她的小手不肯放。他在我抵达上海前，已经给她买了一盒日本产的小火车。爸爸就蹲在地上把火车和桥梁搭好，让楠楠坐在椭圆形的火车轨道里面，教她按电钮。看见火车过桥梁，楠楠笑了。玩得久了，楠楠就不耐烦起来，嘴里嚷着：“出去，我要出去。”爸建议妈带我出去看看新上海，不要老在家里“孵空调”。

我和妈在浦东新区宽大的马路上走着。那里很绿，空气清新，风也爽朗，没有其他地方那么拥挤。楠楠被放在一个蓝色的童车里。她只要我推，绝对不让她外婆碰。楠楠时不时地回头查看，如果妈妈的手搭到了坐车上，她就大哭。妈很恼火。她厉声说：

“看你把孩子惯成什么样子？你俩到底谁是主宰？”

妈是女强人当惯了，对孩子也甩出“主宰”这样的字眼。想起小时候那种完全没有个人空间的感觉，我想对妈说，也许是她当年把我管太严了，才让我觉得对孩子要宽松。滚到了嘴边的话又无奈地改了腔调：“她是第一次来，怕生。除了我，她谁也不要的。”

“小孩现在不乖，将来不孝，你将来老来苦，懂不懂？”妈用着我听惯了的语音语调。

我们一起登上了“东方明珠”的顶层。往上面看下去，浦东美得像旧金山的湾区。妈说朋友们都说新建的上海水族馆好得不得了，她还没去过，一定要去看看的。我们去了才发现水族馆的门票居然跟美国的差不多，刚过两岁的楠楠也要买半票。我很吃惊，说这个和国内的收入不匹配。妈说，“你出国十多年，两眼一抹黑。如今贫富差异巨大，有的人什么都花得起，经常周游列国，在清明节烧车祭祖。也有的每个月靠几百块人民币过日子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总的来说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还有一部分过的比以前好，其他人民还在等待中。”妈的话让我感到震惊。

穿过夏日的阳光，幢幢高楼把城市推开，散发在高楼之间的空气有点可怖。有的时候，我好像能看见微颗粒在游动，带着一种威能，在我们的心肺周围找寻入口。在街上走，我常常用手绢把楠楠的嘴和鼻子捂起来，好像那样就可以保护她不受大气污染。七月笑我在北美过得与世隔绝，好像是玻璃房里走出来的。可我知道气体污染对人的心肺功能有害的，致癌因素随时可以潜入人

的身体。七月总是说他们家几代人都没有得过癌症，楠楠在各方面都像他，基因好，健康不会有问题的。他这么一分析，我倒担忧起来。外婆是得肺癌过世的，外公一直吸烟，所以外婆吸过不少二手烟。楠楠不会只遗传赵家的基因吧？她如果遗传了外婆的“易感基因”，也许会增高得病的风险度。

在上海小住的感觉颇像乡下人进上海。我对过马路已经很不习惯。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开车很有本事的。他们突然从一条线斜插到另一条线，好像一刻值千金。那满街的车和车旁那些灵活的人让我害怕，我走路时，不知不觉就把妈的胳膊拉住，像小辰光跟她过马路一样。小时候在山东长大的妈嘴巴闲不住。她说如今国内有点乱，传统颠覆。体面一点的男人暗中有三妻四妾。不少女人老想着傍大款，做二奶或三奶都无所谓。像七月那样的成功男人回国，不知道有多少女人会打他的主意。这两年上了中文网站后，我留意到一些海归人士的新闻。妈妈说的现象是存在的。如果我回上海，别说去适应职场的游戏规则，可能连份工作也找不到。难道让七月养着？妈提过好几次了，七月在国内已经是学生心中的明星教授。她还说，七月在国内带教的女孩子们大都长相清秀。七月在国内已经有个外号“他在丛中笑”。看来我回不回国都已是危机四伏。

我琢磨着，如若我选择的是降，那就让它静静地发生吧。

二、没有树心的树可以活下去？

从七月这头想想，他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七月常说，他这个系

主任越当越衰。刚当上系主任和终身教授时，七月的腰板挺得好像绑上一块门板那样直。系里的资深教授见了他都点头哈腰。当了几年，七月发现这实在是个苦差事。伊战爆发后，美国经济逐年衰退，大学科研经费的来源猛然间受了很大的影响。不少终身教授的科研经费申请连连受挫，而他们的工资暂时由系里来负担。七月说，这个系本来家底就薄，如果要付教授们薪水，恐怕几年内就会破产。学校始终没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案。七月的感觉很不爽。我心里倒是清明得很，七月要活得顶天立地，在北美当个系主任绝对不是他人生的顶峰。他有意图要主宰自己的领域。经费的缩水势必影响他的科研成果。即使像他那个层次的，都只能靠和一些名校的教授联手来取得资金了。七月说他的合作伙伴也“不是啥好鸟”，相互间摩擦不断，项目出错了便在电话会议上互相指责，要不就是争作者的排名。他为此很苦恼，一直在寻找自己真正的未来。

这几年七月回国的次数很勤，一去就是一个半月。我开始很不习惯七月在家里留出的那块空白。和楠楠两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令我惶恐。为了省电，我把大厅里的落地台灯和壁灯都搞得很暗。这种黯淡徒然给房子罩上一层恐怖。我常常在晚间听见莫名其妙的声响，脑子清醒的时候感觉是窗户缝里钻进来的风，心情低落时便怀疑是地下室里藏着幽灵。偶尔的恐慌感会驱使我打电话到上海，追寻七月的行踪，向他诉说心里的惶恐。但七月每次都显得很忙，他常常压低声音说自己在开会。七月一回家就要补做美国学校的工作。我们说话的机会变得稀少。每次从国内回来，七月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，走路都会昂头挺胸一阵。不久前，我

把七月的心思告诉了茹月。这个七月的小老乡说：“小涵姐，如今这正常啊。男人过了四十，比的就是自我。你老公爱的就是那种前呼后拥的感觉。要知道，保定可是出人才的地方，我认识的人里当上老总的就有好几个。再说，七月都四十七岁了。这也是避免中年危机的好方法呀！”

一直都晓得七月归国的那天总要来的，我只是在默默地等。如今这件事成为事实，我也就正式成了“留守女士”。留下了，还要守住，守住什么呢？

茹月也是个科学家，大大咧咧的样子看着一点不像做科研的。她常常不是把信用卡丢了，就是忘了按时付信用卡账上的钱。她有时会在深更半夜打电话给我，说自己忘了熄火，车没电了，要我开车去帮她把车的电池激活。她在夏天很喜欢穿超短裙。听说她学校的人事部门曾经提醒她注意裙子的尺度，她常以此为例来控诉美国文化的保守。她对七月回归的事情作出定论说：“海归是时尚，有能力的男人才够资格海归。七月那么能，对方给出的条件又那么诱惑，他能不赶这个时尚吗？”

时尚，是我能抵挡得了的？

我不是愚不可及。在七月琢磨海归的事情之前，我就怀疑自己对他缺乏吸引力了。我已经三十六了。我这样的身材虽不容易显老，但女人到这个岁数，眼里的清纯是再也找不回来的。七月看我的眼神跟以前大不一样了。

妈去年在电话里说过：“我看得很清楚，这男人只能共难，不能同甘。他连你外公也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。想上北京发展。你还记得当年他在你外公面前的谦卑的样子吗？好像让他给你外公